

散文

青杏的味道

■许志敏

清晨,漫步在乡间小路上,与几棵长在田埂旁的杏树不期而遇。青色的枝叶,青色的杏,浑然一色,在微凉的风中轻舞,纯净而羞涩。让人宛如看到了十几岁时的年少时光,那日生长的心事,在时间里甜蜜酸涩。

应该十三四岁吧,还是个日日疯玩的野丫头,瘦小而邋遢。像乡间的狗尾巴草一样,对生活没有要求,也没任何期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每天带着一群孩子,去村头那棵大杏树下,用自制的弹弓打枝头上的青杏。打下来一个,就在手心里搓干净,放到嘴中,轻咬一口,酸涩的味道在唇齿间蔓延,会让人倒吸一口气。却觉得心里是美的,那不同于甜,不同于咸,又有别于醋的味道,从舌尖进入身体的五脏六腑,说不清的清爽。心里也是骄傲的,那是棵有三四米高的老杏树,我们一群孩子并无投掷精准的天赋,往往收获甚少。费心所得,所以心里更加甜蜜。

那天,我又投下几个青杏,想起母亲说大哥要回家来,就不舍得吃,攥在手心里,疯一样地跑回家。推开门,却惊住,除了大哥之外,

家里还有一位哥哥。清瘦的面容,戴着黑色边框眼镜,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正站在高大的树的花影下,和哥哥说着话。明亮的光线透过花叶缝隙洒在他身上,他的脸上,和他的笑容,一切都是熠熠生辉的。他的衬衫是如此洁白,我只需看一眼,就恨不得把自己整个人藏起来,然后换上电视里公主身上的蓬蓬裙,重新出场一次。他的手指也是洁白的,带着微凉的温度,轻轻摘去我头发上的杏叶,说,好淘气的妹妹,看小脸抹得像小花猫似的。

我的脸应该涨红了,还有起伏不定的心跳。一向嘴甜的我,此刻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感觉喉咙发紧,像得了一场感冒。带着窘迫,我逃一样回到房间里。摊开手心里紧攥的青杏,我第一次没了吃的欲望,心中怅然若失,只觉得房间是空的,自己就像一片飘浮的羽毛。

他是我哥哥的同事,是和哥哥一起来村里考察项目的。自从他来我家后,我突然脱胎换骨,好似狗尾巴草一夕之间变成了瓷盆里的鲜花。每天仔细把脸洗干净,换上最好看的

衣服。放学回家就帮母亲做饭,然后端到堂屋桌子上,喊一声哥哥吃饭,就赶紧逃开。

他有时候会看着我写作业,然后指点一下。他说普通话,很好听的男中音。听惯了豫东农村方言的我,常会在他的声音里不知所措。他的声音是暖的,是软的,有色彩,有形象,有深不可测的魔力。

可没过多久,他就结婚了。他带着新娘子来村子里发喜糖,就在村子里的那棵老杏树下。脸上荡着喜悦的笑容,挽着新娘的手,一把把给人抓糖吃,幸福满足的模样。我远远地望着,在他抬头的瞬间,迅速逃离。

此后经年,那酸涩的心事在心里辗转反侧。我常常一个人念:为谁青杏煮酒?为谁举杯邀月?为谁把酒东风?为谁梅子雨冷?但终究年少,深深浅浅的心事在时间里搁浅,苍白,成为了一段青春的记忆。

如今又见青杏,是可以相逢一笑的,如遇故人,笑着说起年少时光里的荒唐。只是这笑中还有着泪光,为当初的无怨无悔,为当初的单纯和美好。



树 (外三首)

■霍楠因

风吹落这些尘封许久的叶子
是谁的一生在用这种方式
不停地诉说
我在一个梦境看到了
明年即将发生的一些事
凄迷婉转的情节是醉了的温度
在一个失控的瞬间得到提升
切开那些复杂得发霉的情绪
让我把一滴滴的雨露注入
原本不再单纯的心灵
干枯是嘴唇的形象
涌泉是眼睛的执迷
我在一棵树干里找寻着泪水
渗透最后一层的年轮向外
再向外延伸

傍晚

闲散的节奏
被一朵黑云打乱了
四周暗了下来
风的不可理喻 忽东忽西
掀起女孩子们裙角的惊慌
停下脚步的 望了望天
散步的 遛狗的
骑着单车带着孩子
要赶今天最后一趟菜市
短促的汽车鸣笛 PK 持久的单车响

铃

拿着青菜的大声讨价还价
一群人疯抢廉价的蘑菇
雨伞继续高悬超市的门口
风在夹缝里钻来钻去
长发女孩的面容越来越模糊
母亲又望了望天
右手探向身后的孩子
而唯一的欣喜
张开双翅的孩子
在雨点洒向大地的那刻
想要起飞

湖面上划过一只水鸟

行至湖心
一只水鸟的影子掠过天空
那朵白云认识它
与这片荷田也是老相识了

它用双爪点了点水
这种声音我没有听到
只是,一场小小的波动
从湖面开始一直传至水底

鹰

谁的翅膀延伸到彼岸的梦想
你张开了希望 整个天空都阴暗不
定
震撼着千里之外的海水

谁的双爪有着刃的锋芒
经闪电与雷霆打磨
集骤风和暴雨之力量

武器

谁的内心充满重生的能量
只为更加丰满的羽翼更加坚利的
武器
不惜将自己置之死地

如果可以选择
我只愿拥有你如电的目光
坚定着自己 坚定地望向
极光出现的地方

随笔

铭记不该忘却的

■刘建华

临近期末,有些忙,中午就没回家。来到单位附近一家商场,走到一楼电梯口,见一对母子也在等候。看样子,和我一样,准备去楼上用餐。

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没精打采地背着个大书包,身子一侧倚着墙,嘟囔道:“烦死了!都过大半个学期了,还让买卷子。害得现在天天写卷子,我快累死啦。”男孩的话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的目光迅速从男孩脸上掠过。一张黑黑的瘦长脸,一身不太合体的深色衣服罩在他单薄的身体上,不难看出他疲惫的脸上透出一肚子的怨气。他妈妈倒温和,不紧不慢地劝慰:“烦啥,马上该放假了,应该高兴才是。”听了妈妈的话,男孩好像更生气,“别提放假啦,还不如不放假!这个补习班,那个培训班,宣传单发得都看不过来了。老师咋不……”那句恶毒的诅咒让我的心一阵接一阵地战栗。妈妈似乎有点生气,嗔怪道:“你这孩子,咋说话呢!”男孩闭上了嘴。

不知何时他们母子已进了电梯,我却还

在原地发怔。

男孩如此鄙视、怨恨自己的老师,让我感到心痛,虽然他不是我的学生,我之前也不认识他。这可能缘于我也是一名教师吧。

作为一名教师,我热爱自己的职业,因为做教师曾是我的梦想。我的小学是在乡下读的,教我的老师多数是民办教师。他们上班时间在学校代课,放学后回家种田耕地,喂猪劈柴,每月领五元钱的工资。但我们不曾听到他们有半句抱怨,教课时,倒是一个比一个认真。倪老师让我们背课文,会一个挨一个过关,背不会,天黑了,也甭想混过去,老师陪着呢。每到那时,我很快活,因为,第一个跑到老师跟前背书的总是我。所以,得到夸奖是常有的事。每到作文讲评课,教我们语文的高老师总爱把我的习作读给全班同学听,有时,还会拿到同年级另一个班传阅。等到国庆节、元旦节,高老师就把我作文用毛笔抄在大红纸上,贴到教室外面的屋山上,全校学生都会跑过来仰着头看。现在看来,正是他们的敬业精神让我对教师这

一职业充满向往,又是他们的赏识和激励,播撒、培育了我理想的种子。一生从教,痴心到甚至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从事这一职业。但此时,我却感到无以言表的悲哀,为教育,也为教师。

孩子,我不知道该同情你,还是斥责你。但请你相信,如果你是我的学生,我决不会记恨你,更不会泄愤于你。

我只想说,孩子,你对教育的提醒方式让人难过,却发人深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物欲横流的当下,说这样的话尽管太不时尚,但它能成全教育的圣洁。如若将受教育者视为创收对象,掺杂着显性和隐性功利的教育,即使称得上鞠躬尽瘁,在学生的心里也难以树起人格的丰碑。我且将陶行知老先生的肺腑之言铭记于心,告诫自己:做不了伟人,就做个好人。做不了教学名师,就做个正德之师。因为,教师的言行对施教对象产生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教育资源将更深刻和久远。将来的某一天,等我们老了,别让学生因怨恨而记住我们当年的模样。

散文

热爱夏天

■马朝辉

眼前,包围了整个视野。春与夏的界河划在天空,狭窄到能一苇杭之。一个日落,再一个日出,夏天就把所有时光泅渡到了对岸,从天空飘落到树梢。

立夏后的第一天,周口的天空开始落雨,下得那么安静,绣花针落地般细小的声响,甚至扰不醒贪睡雏鸟的耳朵。雨润湿了整个春天都在干燥的路面上的一层尘土,呼吸间会嗅到空气里泥土的清新味道。草尖上花瓣上叶角上,我看到的任何地方都留存着雨的印记,翠绿欲滴,茁壮向上,这些自春天开始的旅程因为夏雨的滋润,而更加充满了活力和梦想。我以一个同路人的身份和距离与它们对望,沉默而欢喜,就像同时也有一片积雨云悬浮在我心的上空,恰如时,恰如分。

雨过天晴,窗外的阳光缓缓铺展流淌,恰如我此时的心情,轻轻地回忆念想。这初夏里打着旋儿的风有一种幽静的温暖和味道,使我把过去的梦挨个儿想起。花香也如阳光一般四溢流转,高远清澈的天空将我的心释为透明。那些沉积的梦的碎片,似飘飞的柳絮漫步在静止的微风里。我看一只鸟在我的视线里画出优美的弧线,从一个树梢滑到另一

个树梢,快乐如我。

蓝天如倒悬的大海,海面上游走着片片白帆。阳光明晃晃闪动,白得刺眼,有时候被扎得生疼。树叶和草坪在阳光的吹拂下绿油油地发着光,刚才黄绿,此刻深绿,不久墨绿。绿色的转换使我感到时光如雨,而后雨过天晴,夏天瞬时就会过去。使我心疼起时光的珍贵和无情……

《素问》中说:“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当我站在绿地毯般的草地上,甚至能感受到脚下无数的生命向上翻身的力量,纤弱而坚韧。如风的岁月里有那多人那多事,值得我们用一生认真对待,用心珍藏。就如,曾经的倒下和站起,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得到和失去。

母亲说过,夏天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一大半庄稼都是在夏天里播种、发芽、长大,秋天才会粮满囤,谷满仓。那么,我想,和幼小的庄稼秧苗等在弯腰拾掇土垄的父母亲前面一样,我的生活,梦想,成绩和道路,也一定在前面静静等我,在每个夏天去热爱,去承载,去覆盖,去打开。

